

媒體即信息



您 早！

媒體就是信息

麥克羅漢

費奧爾

• 漢寶德譯

你說甚麼，

馬殺雞？

文明中重要的進步

都是一些

必然會摧毀發生

此一進步的社會

的過程

——懷海德

我們這時代的媒體，亦即過程——電子技術——正要使社會互相依賴的方式與我們個人生活的各方面改頭換面，脫胎換骨，它逼我們對過去視為當然的每一思想、行為、體制、加以重估、再思。樣樣都在變——你，你的家庭、鄰居、教育、職業、政府、及與他人的關係。變化極為劇烈。

社會的型態，受人類交流之媒體本質的影響永遠大過交流之內容所造成的影響。比如字母是幼兒在不知不覺中吸收的，如同滲透進去。字與字意使兒童傾向於某些方式的自動的思想與行為。字母與印刷技術扶植了、鼓勵了一種肢解的過程，專門化或分離的過程：而電子技術

扶植，鼓勵了團結與參與。不了解媒體的作用，無法了解社會與文化的轉變。

在這新時代中，老式的觀察事物的訓練全不適當；因為老法子是根据過去的技術——機械化——所控制的心理反應與觀念。

在偉大的技術與文化轉變的時代裡，一定會出現無數的困擾與深刻的失望感。我們這個「煩惱的時代」，大部份是因為試圖用昨日的工具，昨日的觀念從事今日之工作。

年輕人直感的了解當前的環境——電子的戲劇。它神奇的、深刻的存在着。這是代與代間互不相容的原因，戰爭、革命、社會不安均為由電子新聞媒體造成的新環境中的一些交接面。

1966年，美國人買下了三千萬玩具卡車

「在思想的研究中，必須記着堅持一清二楚是發自情緒的感覺，好像是一層霧，把真實的困惑籠罩起來。不計代價的堅持清晰乃基於一種迷信，認為那是人類智慧運行的方式。我們推理的方法乃抓着稻草為前題，浮在蛛絲上做演繹。」

懷海德 思想的探險

我們的時代是跨過界線的時代，掃除舊有的門類——以探索四周，看上去兩件水火不容的元素，若能奇妙的取得均衡，以嶄新而獨特的方法，互相協調，常會產生令人驚異的發現。

學習，這教育的過程，很久以來，就是枯燥無味的。我們老談到「認真的」學生。我們的時代帶來了一個獨特的機會，以幽默的方式學習——只有啟發性的尖刻的笑話比一本厚書中的陳言爛語要有意義得多。

「媒體即馬殺雞」是四周打量看看所發生的事相，是面面相觸的情況中的一種撞擊的景象。

媒體的學者被人不斷的攻擊爲侵害者，閒散的注重過程的意義而不注重「實質」。而這些謾罵者們又抓不住那戲劇化的、急速改變的「實質」。

你

你賺多少錢？你打算自殺過嗎？你現在曾經想過……嗎？你覺悟到……等事實嗎？在我面前的是……電子的消息傳遞的裝備以提供無所不在的、暴君式的，自子宮到墳墓的監督，正在我們對私密性的要求與社會對瞭解的需要之間造成嚴重的矛盾。過去的傳統觀念：隱私、隔離的思想與行爲——機械技術的模式——很嚴重的受到瞬間電子情報追蹤、電子計算機案卷總滙等新方法的威脅。這些新技術是一流長飛短的總滙，不能原諒、不能忘記，因此沒法收回，對「早日的錯誤」無法抹除。我們已經到了一種轉捩點，必須自對媒體及其影響的了解中，找出彌補之道，並加以運用。我們既已如此互相牽連，大家既已成爲社會變遷不經意的推動力量，未來的新環境要怎樣加以計劃才好？那嗡嗡……聲是甚麼？

你的家庭

家庭圈子擴大了。這情報的世界性的滙合，由電子媒體——電視、通訊衛星、航空——所促成的，遠已超過爸爸媽媽所能帶給你的一切可能的影響。你的個性已不再是由兩位熱誠而拙笨的專家所鑄成的了。現在全世界是一個典範。

你的隣居

電圈已推翻了「時間」、「空間」的統治，即時的、不斷的灌注給我們世人的關懷。它把人際的交流以全球性的尺度加以重組。其信息是「全面改變」，結束心理、社會、經濟、及政治的鄉親制度。老式的公衆、國家、民族的結合已不成了。新技術的精神與「事事均有位置，事事均在其位」的觀念相去太遠了。你回不了家了。

你的教育

在現代設置了整體的電子消息傳遞系統的家庭環境與教室之間，距離實在太大了。今天的電視兒童們可隨時看到最新的「成人」新聞——通貨膨脹、暴動、戰爭、稅務、犯罪、裸浴的美女——但他進入屬於十九世紀的教育機關的環境，其信息稀少，並以片斷的、分門別類的模式、課程、課表加以組織與安排，感到憤恚不已。自然，教育機構是一種近似工廠設施的環境，有存貨及裝配線。

「孩童」這一觀念是十七世紀的發明；他在，比如說，莎士比亞的時代並不存在。在十七世紀以前，兒童自成人們的天地中成長，並沒有我們所說的童年。

今天的兒童在荒誕中成長。因為他生長在兩個世界中，兩者都不幫助他成長。成長——是我們的新作為，而且是全面的。只有施教是不夠的。

你的工作

「若這一線圈學會了你的工作，你打算怎麼辦？」

「工作」是一個比較近期的作事的模式。自十五世紀到二十世紀，做事的步驟逐漸進展為片斷化，構成了「機械化」與「專門化」。這些步驟在此新時代中不能賴以求存，或保持心智清明。

在電子線圈的情況下，一切片斷的工作模式都再度混合而為參與的、要求甚高的做事方式或職責，越來越像教、學、及「近人的」服務，合乎老派的獻身式的忠誠那個意思。

不幸，很多用意良好的政治改革方案，目標在於解救因失業而造成的苦難，却暴露了他們對媒體影響真正性質的無知。

「到我房裡來吧，」電腦對專家們說。

你的政府

計算鼻頭是十八世紀分解過程中所撫育成一份，很快就成為一種累贅及無效的社會評估方法。因為這是一個瞬時電子速度的環境。公眾，原是大多數人在個別、不同的觀點下相同意的意思，現在已經完結了。今天，「公眾」的後繼者，大眾觀眾原可以用為一種創造性的參與的力量，而却只給他們被動的娛樂性的綜合節目，政府為今天的問題提出了昨天的答案。

新式的「政治」就要出現了，但我們似乎還沒有注意到。客廳就成了投票所。經由電視機參與了自由大遊行，參與了戰爭、革命、污染及其他的事項，這種參與正在改變一切。

「別人們」

承認帶來的震驚！在電子情報的環境中，少數

民族不再能予以封閉——加以忽視了。太多人互相了解得太多。我們的新環境逼我們承諾與參與。我們已經不能反悔的互相牽連互相負責。

**只要願意想想現在所發生的，
並沒有絕不能避免的事。**

一切媒體合起來給我們一個全身按摩。它們在個人的、政治的、經濟的、審美的、心理的、道德的、倫理的與社會的效果上如此普遍，使我們無處不被接觸，不受影響，不被改變。媒體就是訊息。若不知道媒體如何成為環境而發生作用對社會、文化求了解，是不可能的。

一切
媒體
都是
人類
某種
官能
的延伸——
心靈的
或
體軀的。

車 輪

是腳的延伸

書

是眼睛的延長

衣服 是皮膚的延長 電圈， 是中央神經系統 的延長

媒體，改變了環境，刺激起我們各種感官之間的某種獨特的分配比例。任一感官的延伸均會改變我們思想行爲的方式——我們觀察世界的方式。

當
這些
比例
改變，

人亦改變

王說：「先要證據，然後判決。」
后說：「先下判決，再找證據。」
愛麗思喊着說：「豈爲此理！先下判決的想法！」喊聲震耳，每人都嚇一跳。

在字母發生以前的社會，主要的感覺是聽覺，與社會取向的器官是耳朵——「聽到才能相信。」拼音字母使得神奇的耳朵世界歸順於中性的眼睛世界。人以眼睛交換了耳朵。

西方史三千多年來因拼音字母之引入而成形，這媒介只依靠眼睛以求了解。拼音字母是由支解的部份所構成，本身沒有語意的涵義，必須連成一條，珠鍊一樣，依照一規定的次序，其應用培育了、鼓勵了以視覺與空間的條件觀察環境的習慣，特別是以劃一的空檔與時次表示

連續的
及
連結的線條，連續

——此一句子是最好的例子——

「眼——只能觀看不能選擇；
我們不能讓耳朵靜止；
我們的軀體感受，不論在何處
不論我們同意與否。」

——烏茲華斯

成爲生命的組織原則。「既已起步，則應前進，」「理性」及邏輯是依靠着展佈出連結的、連續的事實與觀念。

對很多人而言，理性有一種劃一性與連結性的涵義。「我跟不上你」的意思是「我不覺得你所說的是合理的。」

視覺的空間是劃一、連續並連結着的。在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人是視覺人。而大多數的意識經驗很少有「可視性」一事實，是他所不解的。

合理性與可視性長久以來成爲可以互換的字眼，但我們所生存的世界不再是以視覺爲主的世界。

對活動的支解，我們零星、局部思考的習慣——專家主義——反映出逐步前進的線型分門別類的程序，是自字母的技術中接續來的。

「既已起步，則應前進」

在書寫發明以前，人類生存在聲學的空間中：無界域、無方向、無邊際，在心神的陰暗處，在情緒的世界中，與原始的直感，與恐懼同在。語言是這種泥淖中的社會路線圖。

鵝毛桿塞住了嘴巴。它割除了神秘；帶來了建築與市鎮；帶來了道路與軍旅、官僚。它是文明圈子開始最基本的象徵，那心靈自陰暗邁進光明的一步。填滿了羊皮紙頁的手建造了城市。

甚麼時候那令人驚異的神秘藝術興起
那繪畫的言辭，對眼睛說着話？
我們藉着模倣神奇的線條學會了
如何去體現、去描繪思想？

印刷，一種重覆裝置

印刷，一種重覆的裝備，肯定了並延展了此一新的對視界的側重。它提供了第一個劃一的、可以重覆的「供應品」，第一個裝配線——大量生產。

他創造了可攜帶的書，人可私自關起門來閱讀。
人因此可以激發——亦可以策動。

與框畫一樣，印刷的書對新個人主義的神祇助益不少。個人的固定的觀點成為可能，而識字給予我們分離的權力，不牽連的權力。

文藝復興的神話
消點一抹除自我的存在
那分離了的觀察者們
全無牽連！

文藝復興藝術的觀賞者，被有系統的安置在經驗的框架之外。樣樣都有一廣場，都安於其廣場。

電子情報媒介的瞬時世界把我們一舉而都牽連其中。既不可能隔離，亦沒有框架。

職業與興趣的區劃帶來了通常稱爲「實業」的活動方式與識見之間的分離，想像力與執行「工作」的分離。

因此每一個這類的活動被指派到不能選擇的固定的位置，因之那些撰寫經驗解析的人，可以假定這種分割乃人性的根本組織中所固有的。

——杜威

藝術，或稱文化的圖形的詮釋，是用觀察空間的方式來形成的。從文藝復興以來，西方藝術觀察環境乃以視覺爲主，樣樣都是由觀察者的眼所支配的。他的空間想像力是以透視投射在平坦面上，這平坦面包含着正式的空間度量的單位。他接受了垂直、水平——也就是對稱——爲絕對的秩序條件，這一觀點深深的埋藏在西方藝術的意識中。

原始的與先字母的人民把時間與空間綜合爲一，生活在一個聲學的，無邊際，無限界的嗅學空間，而不是視覺空間中，他們的圖形表現係像一具X光機。他們把所知道的一切放進去，不只是他們所看到的。一張在冰上獵海豹的圖畫，不只畫出冰上的景象，而見畫出冰下的。原始藝術家把視界盡可能的扭轉、撬動，直到他們完全解釋了他希望表達的。

（Carl Orff，有名的德國作曲家，拒絕接受上過學的孩子爲學生，因爲那時的孩子還不曾把瞬間感受知覺被正式的文字的視覺的偏見所束縛。）

電子線圈在我們之中正創造「原始的」多元的空間朝向。

「牢房是爲坐牢的人所坐的。」

關閉在一個封閉空間中作爲人類懲罰性矯正行爲的方式似乎是十三、四世紀時開始的想法——正是西方世界開始發展透視與圖畫空間的時候。這整套封閉作爲局限方式的觀念在我們的電子世界裏不盡有效。人們對罪惡的新感覺改變，已不能私自把它指派給某些個人，而是以某種神秘的方式，由大家所分攤承受的。這種感覺已回到我們之間，在部落社會中，我們聽說一種通常的反應是，在某種可怕的事件產生時，有些人會說，「這樣的遭遇，感覺一定很可怕的！」不再怪別人做了可怕的事。這類的感覺說明了我們所進入的大眾文化的一面——一個全面環境的世界，其中人人都互相牽連，沒人能真正想像可能有個人的罪惡。

我們的世界是一個全新而**充滿聲音**的世界。「時間」終止了，「空間」消失了。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地球村落裡……一種同時性的事件。我們回到聲音的空間，我們重新開始建構而生的感覺，部族的感情，是因幾個世紀的文字推廣而脫離了我們的感情。

我們必須把注意力自行動轉移到反行動。我們一定要事先知道每一政策或行動的後果，因爲其結果是立時就感受到的。因爲電子的速度，我們不能等着瞧。華盛頓曾說，「我們今年沒聽到佛蘭克林在巴黎的消息，我們要寫封信給他。」

在電子通訊的高速度中，純視覺的理解世界的方法不再可能了，它們太慢了，故不相干，又不生效。

很不幸，我們應付這一新局面，却使用積重難返的過時的心智、心理反應。我們一直搖擺不

定。我們最動人的文字與思想背叛了我們——它們只能引介我們到過去，而不是現在。

電圈使人與人間深切的牽連在一起。訊息灌注於我們，瞬間的、不斷的。到訊息獲得時，又立刻爲更新的消息所替代。我們的電子勾劃出的世界已逼我們自資料分類的習慣推至模式辨認的方式。我們不能再認真的一步一步，一磚一石的建造，因爲即使訊息保證了環境中，經驗中的一切因素，共存於行動交互作用的狀態。

固體總合線圈 放大成百倍

新的電子互賴性 以地球村落的意象 再造了世界

我們現已覺悟人類環境的全部可以安排爲一種藝術，做爲一種教育的機器，並予以設計以擴張知覺，使每日的學習都等於發現的過程。這種知識的運用與室內溫度用溫度控制器一樣，把這種控制延展到我們的一切感覺門檻上似乎是很合理的。我們對那些藉偶然創新的名義玩弄這些門檻的人，沒有理由感激。

一位天文家自一兩百吋的望遠鏡看出去，聲稱天要下雨。他的助手問道「你怎麼知道？」「因爲我的雞眼痛起來了。」

環境並不是被動的包裝，却是些不可見的主動的過程。環境的基本原則，內在的結構及整體的模式不容易察覺。反環境，或反現狀的藝術家行爲，乃提供一引起直接注意的方法，使我們能更清楚的觀看與了解。新、舊環境的交互

關係造成很多問題與混亂，對新媒體效能的清楚的了解所遇到的主要障礙是我們根深蒂固的習慣：自定點觀察一切現象。比如我們常說「獲致遠見」。這種心理過程乃無意識的自印刷技術推出來的。

印刷技術創造公衆，電子技術創造了大眾，公衆包含了一些各不相關的人，以各不相關的視點走動着，新技術要求我們放棄此一姿態的奢侈，這種片斷的景象。

我們時代的方法是使用不止一種而是多種的探索模子——虛懸判斷的手法是二十世紀發現的，而發明的手法是十九世紀發現的。

並不是我不關心時事只是時事太多了。

這根線到終點了。

火車很激烈的改變了個人的展望，社會互賴的模式。它滋生、養育了美國的梦想。它創造了完全新式的都市、社會、及家庭的環境。新的管理方式，新的法規。

火車的技術創造了無邪的綠野世界的神話。它滿足了人自都市社會退縮的願望，到鄉間去定居，以恢復其獸性的天然自我。那是田野生活的理想，一種傑非遜式的世界，是一種農村的民主，意在用爲社會政策之指導。它給了我們最陰暗的市郊及其不變的象徵物：割草機。

未來的電圈子不再會是一大塊的由火車所造成的集中式的房地產。在非常快速的運動的情況下，其意義完全不同，那會成爲情報的龐大都市。先前的「城市」所剩下的模樣，會很近似世界博覽會，一一展示新技術的地方，不再是工作或居住的場所，它們被保存下來，如同博

物館，爲鐵道時代的活生生的博物館，如果我們把這些城市毀壞，未來的社會會加以再建，如同那些複製的威廉堡一樣。

過去走得那麼遠了。當面對一個全新的情況時，我們老是傾向於把自己附着一些物象，附着於最近逝去的那些風味。

我們通過後視鏡看現在，我們後退到未來去。市郊的居民假想生活在巴納薩（西部開發）的國度裡。

當 情報 磨 擦 着 情報……

其結果是令人吃驚的，
有效的。
對於參與、介入的
不斷的要求表現得
多彩多姿。

而 星星太大 地球太小

用「進步」爲名，
我們的官方文化努力
勉強新媒體從事
老媒體的工作。

環 境

環境是看不見的，其基本原則，

普遍性的結構，整體的模式，都不易察覺。

賓州費城的費蒙特水庫：我們把舊瓶裝新酒，
混亂持續不絕。

詩人、藝術家、偵探——凡是磨銳我們的知覺的人都有反社會的傾向：他們很少「適應良好」，又無法與當前的時流、趨勢相協調。在反社會的類型中，存在着一種奇妙的連繫，他們都有能力覺察環境之真實。這種以某種反社會的力量與環境交擊，對抗的需要，表現在那有名的故事裡：「皇帝的新衣」。那些「適應良好」的廷臣，有了既得的利益，看到皇帝是美麗的裝扮了的。那「反社會」的小孩子，對老環境感到不習慣，很清楚的看到皇帝「沒穿甚麼。」這新環境對他而言是很明白的顯現出來的。

這個人……………

表演過各種角色，他永遠在表演着空中飛人，在舞臺上，在銀幕上，他的一生，在高貴與可笑之間搖蕩，用幽默為探索的工具。

幽默是一種交流的系統，是對環境探索的工具，對實在情況探索的工具提供了我們最有吸引力的反環境的工具。它與理論無涉，却與立即的經驗有關，常常是轉變你的見地時的最佳指導。早先的社會完全靠純文學的佈局而興旺着，他們需要故事的來龍去脈。今天的幽默，相反的，沒有故事的脈絡，沒有先後次序，它通常是一大堆故事壓縮疊積起來的。

行外人

「我所受教育是最乏善可陳的，不過是一點點粗略的普通學校裡的讀、寫與算術。散學之後，我在家裡，街上渡過。」法拉第，學過很少數學，國民小學之外沒受正式的教育，以實驗物理學家聞名於世，發現了電感應。他是現代物理偉大奠基人之一。大家都同意法拉第不懂數學對他的靈感有貢獻，逼他發展一種簡單的非數學的觀念，以解釋他的電磁現象。法拉第有兩種生性彌補其教育之不足還有餘：奇異的直感與心靈的獨立與獨創力。

職業主義是屬於環境的，業餘主義是反環境的。職業主義使個人融於整體環境之模式中。業餘主義希求開發個人完整的覺悟，與對社會之基本原則批評性的覺悟。行外人輸得起。職業家傾向於專門化，不檢討的接受環境的基本原則。由他的同事們共同反應而提供的原則作為一無所不在的環境，他滿足的、無覺的生存於其間。「專家」是一個被固着了的人。

「在街上玩耍的孩子們可以幫我解決物理上的一些主要問題，因為他們擁有的知感力是我很久前就失掉了的。」

——歐本海默

我們的官方文化設法強迫新媒體
做老媒體的事。

困難重重，因為我們正眼見兩大技術間衝突，大災難規模的衝突。我們以舊時代的心理條件與感官反應來應付新時代，這種衝突自然會發生在過渡階段，在後期的中世藝術中，比如說，我們看到對新的印刷技術的恐懼，表現在死